

旧版书系

民国野史

许金城 许肇基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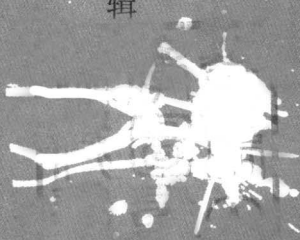
旧版书系

邢克全 周良沛 主编

民国野史

许金城 许肇基 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K258.066
X 7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野史/许金城,许肇基,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

(旧版书系/邢克全,周良沛主编)

ISBN 7-222-03626-1

I. 民… II. ①许…②许… III. 野史—中国—民国
IV. K25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215 号

责任编辑 赵石定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民国野史

许金城 许肇基 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0 千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22-03626-1 定价:21.50 元

编 者 的 话

邢克全 周良沛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程,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于空航的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似那呼风唤雨的神灵而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时,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为现实驱散我们曾陶醉于梦的浪漫所失去的天真而尴尬时,无法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速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六十多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作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皆莫能外,还有更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闻。即便在当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

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轶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有的还不可能留下什么直接的文字记录,更增加了这一工作的困难。即便是不直接在岗对此负责者,也不能将它看作“事不关己”之事。对它留下为数有限的一些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时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的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大多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

记实,夹议夹叙,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地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作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寒窗苦读的学养,加以重在“田野调查”的社会实践,虽然当年研究的学科分类、用语,与现在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从人道、人权的维护,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处和相同处所引发的联想,也请读者帮助一同思考。它为我们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需后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所追求的执着之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有时正统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它,难免有些偏颇之词,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为新时代的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更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

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卷首三言两语

野史也者，为正史所不记的，拉拉杂杂，花花絮絮。好比一盘荤素炒什锦，一碟猪肝、牛舌、皮蛋、海蜇……十七八样冷拼盆，实惠抵食有味也。

本册搜集资料和文字——

有四要：（一）要有趣味的，要读者仰天哈哈笑；捧腹呵呵笑；甚至嗤的一笑，皮笑肉不笑，作会心的微笑。（二）要有刺激的，要读者洞悉其奸，拍桌蹬脚，“脑海起火”，有所猛醒，国乱民困，或有补救乎？（三）要政坛趣事，民间怪事；例如张勋复辟趣剧，以及民国一只奇异毒虫，均特别记述。（四）要民国人海中可歌可泣有生动事迹，记之；有三分咸湿妙味，好比我们挖臭脚趾，另有一种味道，非一嗅不可的，记之。平平淡淡，均非本册着眼点也。

有三不录：（一）“为国为民”“自由”“解放”等魔术作用的不录。（二）歌功颂德，“我们的领袖”，“英雄”“伟人”，肉麻当有趣的不录。（三）冠冕堂皇的、假仁假义的屁话，不录。

文以达意为主，文言白话不论，文笔优拙不计。切忌咬文嚼字，噜哩噜嗦，废话连篇。

茶余酒后，宽衣解带，一榻横陈，读本册最得！

许金城、许肇基于港。

目 录

卷首三言两语	(1)
兴中会秘辛	(1)
吴樾为革命牺牲	(3)
红花岗上忠魂碑	(5)
记女斗士徐宗汉	(7)
《民呼日报》与《民吁日报》	(8)
《民立日报》人升官	(10)
黄兴在革命中恋爱	(11)
绛衣将军愚忠	(14)
辛亥预言与辫子革命	(16)
云南起义蔡松坡唐继尧	(18)
唐继尧述云南起义	(21)
辛亥杭州起义火车头撞城门	(23)
蔡元培制造炸弹	(26)
民国裂痕忆六月	(28)
小站练兵与北洋军阀	(30)
袁世凯智囊团人物	(32)
袁世凯买弄部下手法	(34)
笔杆胜枪杆的一例	(38)
洪宪秘史秘闻	(40)
袁世凯求医	(42)
筹安六君子	(43)

八三繁华一梦消	(47)
保国会变了保皇党	(49)
冯国璋——乌龙王	(51)
赵尔巽与东三省新军	(52)
徐世昌被吓辞总统	(53)
张勋复辟趣剧	(55)
民初都督群像	(63)
民初北洋军阀笑话	(64)
上海兵工厂之沿革	(66)
汽车物语	(69)
上海邮话	(71)
民初改革币制史	(75)
“五四”以前一页内阁变迁账	(83)
日本“二十一条”痛史	(86)
“五四”与巴黎和会	(90)
军阀时代的嫖赌	(93)
张宗昌求雨法	(96)
徐树铮之大胆	(97)
黎元洪和总统印	(98)
汉口华景街惨案	(100)
民国内战的一页	(101)
冯玉祥迫宣统出宫记	(111)
革命军德安战役定大局	(114)
记褚民谊陈公博之死	(116)
刘镇华妾死案	(120)
孟恩远杀妻	(121)
宋哲元点名笑话	(122)
一盒雪茄烟故事	(123)
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人朱家仁	(125)
初次飞机失事在广州	(128)

第一次飞机作战笑话	(130)
《申报》与杨乃武、王韬	(132)
中华一届内阁仅存王宠惠	(136)
梁士诒以牛自比	(138)
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	(140)
大世界野鸡委员	(141)
陈济棠盛气倡读经	(143)
朱五小姐之父朱启钤	(145)
谈陈树人元旦诗	(147)
怪儒辜鸿铭	(148)
大汉阁主章太炎	(150)
章太炎《在莒录》	(152)
章太炎龙泉寺纵酒骂袁	(155)
章太炎二三轶事	(156)
郁达夫的“快短命”	(158)
蔡元培的婚姻	(159)
林森典守印信	(161)
江东才子杨云史卖花瓶	(163)
戴季陶信佛	(165)
王湘绮的周妈	(167)
毕倚虹生财大道	(169)
苏曼殊非日本种	(170)
苏曼殊醉卧道中	(171)
国人在公教最高地位的陆征祥	(174)
潘光旦与叶德辉	(176)
张国淦弃官	(178)
近代怪杰黄侃	(179)
吴稚晖“偷来人身”	(182)
吴稚晖为友报丧笑话	(185)
吴稚晖扫“落叶”	(188)

徐志摩与林长民	(190)
徐志摩陆小曼恋爱轶闻	(192)
梁启超证婚扫兴辞	(194)
罗文干二三事	(196)
罗文干嗜啤酒	(199)
罗文干幽灵显现	(200)
吴趼人专写黑幕小说	(202)
叔本华“暗杀”王国维	(204)
平江不肖生趣事	(205)
王一亭写画换湘绣	(207)
汪兆镛窘汪兆铭	(208)
刺死孙传芳的施剑翘女士	(209)
韩复榘之死	(211)
李宗吾之《厚黑学》	(213)
李宗吾“怕老婆哲学”	(215)
李宗吾之慧劲	(217)
张丹斧满身古玉	(218)
王同愈不收寿礼	(219)
“马骝”胡怀琛	(220)
崔百越做猢猻王	(221)
李汝谦招摇	(222)
曾纪芬爱劳动	(223)
齐白石的三知己	(224)
“哲人其萎”为女人	(225)
胡适趣事	(229)
蒋梦麟闲话“教育出产品”	(232)
徐柏园《笑煞日本小学生》	(235)
张自忠伪装孝子脱险	(237)
邹容死后吓倒徐世昌	(238)
陈雷以粪治流氓	(239)

军长放屁失妻·····	(240)
熊希龄与张敬尧算账·····	(241)
熊希龄在此一“举”·····	(242)
樊樊山撞板·····	(243)
鹿钟麟驱逐溥仪·····	(244)
谭延闿发还余诚格财物·····	(245)
蒋百里厕所逃生·····	(246)
康同壁印度寻父·····	(247)
模型李 泥人张 倒钩簪·····	(248)
黑景写《腐化记》·····	(251)
天台山农卖蜜橘·····	(252)
洋博士柯凤荪·····	(253)
杨增萃精内功·····	(254)
乔大壮刻印葬妻·····	(255)
编后记·····	邢克全 周良沛(256)

兴中会秘辛

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最初组织之革命团体，民国纪元前十八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孙先生北游京津，窥清廷虚实，深知清政腐败，已到无可救药之田地，非彻底改革，不足挽中国危亡，因即赴檀香山，与友人会商，实行革命，复得其兄之助，开第一次会议于当地卑涉银行之经理何宽家，此一会议中，决定设立革命团体，并定名为兴中会，举孙先生为会长，是为兴中会诞生之始。

计当日诞生兴中会之会议出席人为孙先生，何宽，李昌，李禄，刘祥，刘寿，刘卓，曹彩，黄亮，邓金，程蔚南，邓荫南，钟木贤，黄恢华，宋居仁等十五人。翌年春二月，于香港之士丹顿街设立干部，新加盟者有杨衢云，谢钻泰，黄咏商等。

加入兴中会者，须要宣誓，其誓词曰：

“驱除鞑虏，恢复中原，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其后同盟会之入会者，亦要宣誓，但其誓词，已不同兴中会时代，已修正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大抵兴中会时代所标者仅为民族主义，到了同盟会时代，已兼及民权民生，所以其入会誓词，亦并加之修改也。

兴中会于檀香山组织成立，并推孙先生为会长后，即发表宣言，此一宣言，孙先生自己执笔起草，宣言之首段有句曰：

“堂堂华国，不齿于外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宣言中釐定章程十项，胪列为：

一、会名宜正也。二、宗旨宜明也。三、志向宜定也。四、人员宜得也。五、交友宜择也。六、在会宜庆也。七、人才宜集也。八、款项宜筹也。九、公所宜设也。十、变通宜善也。

光绪二十六年北京拳乱之际，孙先生及一群兴中会同志，谈广东独立，并托第三者劝李鸿章参与及玉成此事，李鸿章亦意动，派刘学询与孙先生会晤，惟李终未有决心，只以滑头之手段及口吻周旋，答复谓北京未陷前，未可遽言独立，请稍候云云。此事乃中变，孙先生因此嘱告兴中会同志，准备宣言行动，盖已有悟于革命之成果，须于火花与血中培养出来，不能希冀清廷大臣如李鸿章等协助，坐享其成也。

吴樾为革命牺牲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六月,清廷为想消弭革命与收揽人心起见,下诏命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人,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作为准备立宪的表示。吴樾当时深恐清廷真的立宪,影响了革命,于是决计暗杀上述五人。当他们自北京乘火车赴天津,取道放洋时,吴樾携炸弹登火车,企图把他们炸毙,不料炸弹因车厢相撞而遽发,吴氏本人遂受重伤而殉义。这是光绪乙巳八月间的事。

吴樾号孟侠,安徽人,为铜城名家子。少年时曾习举业,后入京师大学肄业,大概就在这个时期,读了不少革命排满的书籍,遂醉心民族主义,很羡慕孙中山和章太炎,颇想结交他们,但没法得其门径。癸卯(光绪二十九年)这年,万福华在上海狙击王之春(当时人们指王之春亲俄),事虽不成,但吴樾听闻这事后,大为兴奋,认为这是对付卖国贼的最好方法。从此之后,他就想着用暗杀手段,来对待清廷要人。他曾著有一文长万余言,题为《暗杀时代》,内里缕述他初想暗杀慈禧,后来又以铁良为对象(铁良时任清廷户部侍郎,奉命南下搜刮民财),正在这时候,清廷忽又有派遣上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于是又转而计划暗杀他们。他初时从日本购得短枪,后以短枪火力微弱,断不能把载泽等五人一举尽歼,于是改用炸弹,费了许多精神,学会制造炸弹和配置炸药方法,他便写下了遗书,把所抱志愿,详告他的未婚妻,然后才来实行他的计划。

八月二十六这天,载泽等自北京赴天津放洋,当他们在车站上车时,京中王公大臣送行的极为挤拥,吴樾和他的同学张榕(山东历城人),同到车上来行事,由张氏伪饰仆人装,吴氏则自怀炸弹上车。上车后,因人众多,尚未能把炸弹抛掷,詎料机关车和列车相拍合时,全车突然倒退,车上人多为之倾侧身躯。吴樾的炸弹是撞针式的,这一来,撞针受了压迫,未及抛掷,便告爆裂。轰然一声,吴樾下身被炸成肉酱,顿时重伤身死,其旁三人伤毙。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略受微伤。伍廷芳这时来送行,两耳亦被震伤。张榕因为站立得很远,未被波及,他逃归寓所,把吴樾遗物尽毁,易姓名为余本强,但后来卒被侦者探获,置之于狱,一狱吏感其侠义,与之偕逃。当时事发之后,清廷大震,下令严为查究,但无人知吴樾为阿谁。据说,当时曾用药水浸着吴樾尸体,放在玻璃匣里,陈列车站内,招求认识他的人,可是始终无应者,没奈何,只好把他埋葬了。直到后来同盟会把吴樾的遗书,在东京刊登出来,世人始知企图暗杀五大臣的刺客是吴樾,他的名称,才大显于世,因首先起来反对清廷的伪立宪就是他。

吴樾在致未婚妻的遗书上,曾说“愿子(指其未婚妻)为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等语。他的未婚妻是否成为了“罗兰夫人”?这可不论,他愿望立铜像也是未有实现哩!我们真是太对不起吴樾了!然而,后来所谓“烈士”,他们所得到世人的报答,大多数恐怕都是如此。只有聪明的才会享受到革命的福,愚蠢的往往是要为革命而牺牲的,而且是牺牲了而无报偿的!